



(五廿月九)

文

羅雲白哀辭

(續)

(蘇利真題學向凡)

一本誠於，余昔蒙冤平獄，謫言粉籍，雲白朝夕俟諸獄門，及出獄，病渴，飲食茹荼，雲白願不躬爲料理，追念平生雖好，傾心向余，患難相依，如雲白者，實不二三，故聞其死，在余尤難爲懷，乃爲文以鳴其哀，其辭曰，嗚呼雲白兮，性端質良，臂彼威鳳兮，自稱文章，馳騁東海兮，志抱非常，何中道而隕足，竟遭憾兮，嗚呼雲白兮，路過瀟湘，我安適歸兮，斯文天喪，(完)

詩

中秋雨

(釋教老人)

酒作牛飲飯半餠，墮番生道吾知之，八十不死費癡癡，百六可憐誰管，有風北來大辟奔，中秋無月四山雨，爪牙猛厲今何如，瘦虎爲如殺一鼠，(張大足刺斃老人無辜怨也亦開口而笑者竟日)

出籠

大畫餘生我等輩，出籠病鶴未梳翎，看山兩眼今猶青，賭酒千場醉勝醒，老柳黃連跑馬廠，夕陽紅下見龍亭，此來忽壯風雲氣，落葉崩瀾滿滿聽

桑木溪夜歸

七襄(地名)或織縱橫，桑木嶺前雲出山，十里木橋交擁道，一燈影轉我來還，(八月十六日寄)

旅行雜詩

壬申初秋同人旅行至運安調董佩實縣長訪郵機武善紳趙世臣老友虞雲寶弟盤桓三日買舟歸來小輪高臥於櫓聲欸乃中思故舊之相逢歎光陰之迅速伏次結韻成四章藉報當東

安樂窩

園內有鳥鵲花香之美，畫樓雕棟之雅，佔地極大，佈置很好，裏面設備也齊全，到這裏來所有起居飲食連同性的問題，都可以解決了，因爲園中住有許多玩家，每一座室內都有煙榻一座，在杯盤狼藉之後，(未完)

著者所以選邑沿邊一旦軍興最關重要調升遷任香鄉士紳合同額請留任未獲准

少年角藝共登壇，卅載重逢兩鬢蒼，我作勞人嗟革草，羨君只有讀書忙，(君當年文藝冠絕一時後以時局日非隱居不出現已年逾古稀而精神矍鑠惟以讀書爲養生秘術)

憶從梅酒論交日，屈指光陰卅六年，白首重來忙問訊，如何一面又慳緣，(君業商與余道本不同惟余每來還下榻君處飲以醇醪殷殷提別桃花潭水無此深情今來訪問年逾八旬步履猶健惜已旋里去矣爲恨久之)

長君數歲爲兄，憶否文壇舊結盟，同病堪憐無別業，老來苦守畝田耕，(君應童試曾以文藝就商余竟好自爲師諒加評改迨余宦遊出不通音問者二十餘年今忽萍水重逢傾談身世不料同此落拓亦可慨已)

洪憲正在屏後龍榻上小息，聞言，仍不怒，起執姬之手，笑語之曰，來來，乃挽之同坐龍榻上，語之曰，以後須有記心，姬問說些什麼，洪憲笑曰，你自己想想看，姬謂我沒有記心，叫我怎樣想得出，洪憲接着連說不差，不差，你這樣的人，卻這樣粗心，實在還是你的天真爛漫，倒不是他人及不來的，我再來叮囑你，以後切不可再提起袁世凱三字，總要叫皇帝，才對呢，姬一笑點頭，按天眞爛漫四字，實在批評允當，不過洪憲既愛她的天真爛漫，幾番用溫存語來撫慰她，爲什麼一定要打消她的天真爛漫呢，可惜李姬當日不會問他，(完)

洪憲正在屏後龍榻上小息，聞言，仍不怒，起執姬之手，笑語之曰，來來，乃挽之同坐龍榻上，語之曰，以後須有記心，姬問說些什麼，洪憲笑曰，你自己想想看，姬謂我沒有記心，叫我怎樣想得出，洪憲接着連說不差，不差，你這樣的人，卻這樣粗心，實在還是你的天真爛漫，倒不是他人及不來的，我再來叮囑你，以後切不可再提起袁世凱三字，總要叫皇帝，才對呢，姬一笑點頭，按天眞爛漫四字，實在批評允當，不過洪憲既愛她的天真爛漫，幾番用溫存語來撫慰她，爲什麼一定要打消她的天真爛漫呢，可惜李姬當日不會問他，(完)

洪憲正在屏後龍榻上小息，聞言，仍不怒，起執姬之手，笑語之曰，來來，乃挽之同坐龍榻上，語之曰，以後須有記心，姬問說些什麼，洪憲笑曰，你自己想想看，姬謂我沒有記心，叫我怎樣想得出，洪憲接着連說不差，不差，你這樣的人，卻這樣粗心，實在還是你的天真爛漫，倒不是他人及不來的，我再來叮囑你，以後切不可再提起袁世凱三字，總要叫皇帝，才對呢，姬一笑點頭，按天眞爛漫四字，實在批評允當，不過洪憲既愛她的天真爛漫，幾番用溫存語來撫慰她，爲什麼一定要打消她的天真爛漫呢，可惜李姬當日不會問他，(完)

洪憲正在屏後龍榻上小息，聞言，仍不怒，起執姬之手，笑語之曰，來來，乃挽之同坐龍榻上，語之曰，以後須有記心，姬問說些什麼，洪憲笑曰，你自己想想看，姬謂我沒有記心，叫我怎樣想得出，洪憲接着連說不差，不差，你這樣的人，卻這樣粗心，實在還是你的天真爛漫，倒不是他人及不來的，我再來叮囑你，以後切不可再提起袁世凱三字，總要叫皇帝，才對呢，姬一笑點頭，按天眞爛漫四字，實在批評允當，不過洪憲既愛她的天真爛漫，幾番用溫存語來撫慰她，爲什麼一定要打消她的天真爛漫呢，可惜李姬當日不會問他，(完)

洪憲正在屏後龍榻上小息，聞言，仍不怒，起執姬之手，笑語之曰，來來，乃挽之同坐龍榻上，語之曰，以後須有記心，姬問說些什麼，洪憲笑曰，你自己想想看，姬謂我沒有記心，叫我怎樣想得出，洪憲接着連說不差，不差，你這樣的人，卻這樣粗心，實在還是你的天真爛漫，倒不是他人及不來的，我再來叮囑你，以後切不可再提起袁世凱三字，總要叫皇帝，才對呢，姬一笑點頭，按天眞爛漫四字，實在批評允當，不過洪憲既愛她的天真爛漫，幾番用溫存語來撫慰她，爲什麼一定要打消她的天真爛漫呢，可惜李姬當日不會問他，(完)

洪憲正在屏後龍榻上小息，聞言，仍不怒，起執姬之手，笑語之曰，來來，乃挽之同坐龍榻上，語之曰，以後須有記心，姬問說些什麼，洪憲笑曰，你自己想想看，姬謂我沒有記心，叫我怎樣想得出，洪憲接着連說不差，不差，你這樣的人，卻這樣粗心，實在還是你的天真爛漫，倒不是他人及不來的，我再來叮囑你，以後切不可再提起袁世凱三字，總要叫皇帝，才對呢，姬一笑點頭，按天眞爛漫四字，實在批評允當，不過洪憲既愛她的天真爛漫，幾番用溫存語來撫慰她，爲什麼一定要打消她的天真爛漫呢，可惜李姬當日不會問他，(完)

洪憲正在屏後龍榻上小息，聞言，仍不怒，起執姬之手，笑語之曰，來來，乃挽之同坐龍榻上，語之曰，以後須有記心，姬問說些什麼，洪憲笑曰，你自己想想看，姬謂我沒有記心，叫我怎樣想得出，洪憲接着連說不差，不差，你這樣的人，卻這樣粗心，實在還是你的天真爛漫，倒不是他人及不來的，我再來叮囑你，以後切不可再提起袁世凱三字，總要叫皇帝，才對呢，姬一笑點頭，按天眞爛漫四字，實在批評允當，不過洪憲既愛她的天真爛漫，幾番用溫存語來撫慰她，爲什麼一定要打消她的天真爛漫呢，可惜李姬當日不會問他，(完)

洪憲正在屏後龍榻上小息，聞言，仍不怒，起執姬之手，笑語之曰，來來，乃挽之同坐龍榻上，語之曰，以後須有記心，姬問說些什麼，洪憲笑曰，你自己想想看，姬謂我沒有記心，叫我怎樣想得出，洪憲接着連說不差，不差，你這樣的人，卻這樣粗心，實在還是你的天真爛漫，倒不是他人及不來的，我再來叮囑你，以後切不可再提起袁世凱三字，總要叫皇帝，才對呢，姬一笑點頭，按天眞爛漫四字，實在批評允當，不過洪憲既愛她的天真爛漫，幾番用溫存語來撫慰她，爲什麼一定要打消她的天真爛漫呢，可惜李姬當日不會問他，(完)

洪憲正在屏後龍榻上小息，聞言，仍不怒，起執姬之手，笑語之曰，來來，乃挽之同坐龍榻上，語之曰，以後須有記心，姬問說些什麼，洪憲笑曰，你自己想想看，姬謂我沒有記心，叫我怎樣想得出，洪憲接着連說不差，不差，你這樣的人，卻這樣粗心，實在還是你的天真爛漫，倒不是他人及不來的，我再來叮囑你，以後切不可再提起袁世凱三字，總要叫皇帝，才對呢，姬一笑點頭，按天眞爛漫四字，實在批評允當，不過洪憲既愛她的天真爛漫，幾番用溫存語來撫慰她，爲什麼一定要打消她的天真爛漫呢，可惜李姬當日不會問他，(完)

洪憲正在屏後龍榻上小息，聞言，仍不怒，起執姬之手，笑語之曰，來來，乃挽之同坐龍榻上，語之曰，以後須有記心，姬問說些什麼，洪憲笑曰，你自己想想看，姬謂我沒有記心，叫我怎樣想得出，洪憲接着連說不差，不差，你這樣的人，卻這樣粗心，實在還是你的天真爛漫，倒不是他人及不來的，我再來叮囑你，以後切不可再提起袁世凱三字，總要叫皇帝，才對呢，姬一笑點頭，按天眞爛漫四字，實在批評允當，不過洪憲既愛她的天真爛漫，幾番用溫存語來撫慰她，爲什麼一定要打消她的天真爛漫呢，可惜李姬當日不會問他，(完)

洪憲正在屏後龍榻上小息，聞言，仍不怒，起執姬之手，笑語之曰，來來，乃挽之同坐龍榻上，語之曰，以後須有記心，姬問說些什麼，洪憲笑曰，你自己想想看，姬謂我沒有記心，叫我怎樣想得出，洪憲接着連說不差，不差，你這樣的人，卻這樣粗心，實在還是你的天真爛漫，倒不是他人及不來的，我再來叮囑你，以後切不可再提起袁世凱三字，總要叫皇帝，才對呢，姬一笑點頭，按天眞爛漫四字，實在批評允當，不過洪憲既愛她的天真爛漫，幾番用溫存語來撫慰她，爲什麼一定要打消她的天真爛漫呢，可惜李姬當日不會問他，(完)

洪憲正在屏後龍榻上小息，聞言，仍不怒，起執姬之手，笑語之曰，來來，乃挽之同坐龍榻上，語之曰，以後須有記心，姬問說些什麼，洪憲笑曰，你自己想想看，姬謂我沒有記心，叫我怎樣想得出，洪憲接着連說不差，不差，你這樣的人，卻這樣粗心，實在還是你的天真爛漫，倒不是他人及不來的，我再來叮囑你，以後切不可再提起袁世凱三字，總要叫皇帝，才對呢，姬一笑點頭，按天眞爛漫四字，實在批評允當，不過洪憲既愛她的天真爛漫，幾番用溫存語來撫慰她，爲什麼一定要打消她的天真爛漫呢，可惜李姬當日不會問他，(完)

洪憲正在屏後龍榻上小息，聞言，仍不怒，起執姬之手，笑語之曰，來來，乃挽之同坐龍榻上，語之曰，以後須有記心，姬問說些什麼，洪憲笑曰，你自己想想看，姬謂我沒有記心，叫我怎樣想得出，洪憲接着連說不差，不差，你這樣的人，卻這樣粗心，實在還是你的天真爛漫，倒不是他人及不來的，我再來叮囑你，以後切不可再提起袁世凱三字，總要叫皇帝，才對呢，姬一笑點頭，按天眞爛漫四字，實在批評允當，不過洪憲既愛她的天真爛漫，幾番用溫存語來撫慰她，爲什麼一定要打消她的天真爛漫呢，可惜李姬當日不會問他，(完)

洪憲正在屏後龍榻上小息，聞言，仍不怒，起執姬之手，笑語之曰，來來，乃挽之同坐龍榻上，語之曰，以後須有記心，姬問說些什麼，洪憲笑曰，你自己想想看，姬謂我沒有記心，叫我怎樣想得出，洪憲接着連說不差，不差，你這樣的人，卻這樣粗心，實在還是你的天真爛漫，倒不是他人及不來的，我再來叮囑你，以後切不可再提起袁世凱三字，總要叫皇帝，才對呢，姬一笑點頭，按天眞爛漫四字，實在批評允當，不過洪憲既愛她的天真爛漫，幾番用溫存語來撫慰她，爲什麼一定要打消她的天真爛漫呢，可惜李姬當日不會問他，(完)

洪憲正在屏後龍榻上小息，聞言，仍不怒，起執姬之手，笑語之曰，來來，乃挽之同坐龍榻上，語之曰，以後須有記心，姬問說些什麼，洪憲笑曰，你自己想想看，姬謂我沒有記心，叫我怎樣想得出，洪憲接着連說不差，不差，你這樣的人，卻這樣粗心，實在還是你的天真爛漫，倒不是他人及不來的，我再來叮囑你，以後切不可再提起袁世凱三字，總要叫皇帝，才對呢，姬一笑點頭，按天眞爛漫四字，實在批評允當，不過洪憲既愛她的天真爛漫，幾番用溫存語來撫慰她，爲什麼一定要打消她的天真爛漫呢，可惜李姬當日不會問他，(完)

洪憲正在屏後龍榻上小息，聞言，仍不怒，起執姬之手，笑語之曰，來來，乃挽之同坐龍榻上，語之曰，以後須有記心，姬問說些什麼，洪憲笑曰，你自己想想看，姬謂我沒有記心，叫我怎樣想得出，洪憲接着連說不差，不差，你這樣的人，卻這樣粗心，實在還是你的天真爛漫，倒不是他人及不來的，我再來叮囑你，以後切不可再提起袁世凱三字，總要叫皇帝，才對呢，姬一笑點頭，按天眞爛漫四字，實在批評允當，不過洪憲既愛她的天真爛漫，幾番用溫存語來撫慰她，爲什麼一定要打消她的天真爛漫呢，可惜李姬當日不會問他，(完)

洪憲正在屏後龍榻上小息，聞言，仍不怒，起執姬之手，笑語之曰，來來，乃挽之同坐龍榻上，語之曰，以後須有記心，姬問說些什麼，洪憲笑曰，你自己想想看，姬謂我沒有記心，叫我怎樣想得出，洪憲接着連說不差，不差，你這樣的人，卻這樣粗心，實在還是你的天真爛漫，倒不是他人及不來的，我再來叮囑你，以後切不可再提起袁世凱三字，總要叫皇帝，才對呢，姬一笑點頭，按天眞爛漫四字，實在批評允當，不過洪憲既愛她的天真爛漫，幾番用溫存語來撫慰她，爲什麼一定要打消她的天真爛漫呢，可惜李姬當日不會問他，(完)

洪憲正在屏後龍榻上小息，聞言，仍不怒，起執姬之手，笑語之曰，來來，乃挽之同坐龍榻上，語之曰，以後須有記心，姬問說些什麼，洪憲笑曰，你自己想想看，姬謂我沒有記心，叫我怎樣想得出，洪憲接着連說不差，不差，你這樣的人，卻這樣粗心，實在還是你的天真爛漫，倒不是他人及不來的，我再來叮囑你，以後切不可再提起袁世凱三字，總要叫皇帝，才對呢，姬一笑點頭，按天眞爛漫四字，實在批評允當，不過洪憲既愛她的天真爛漫，幾番用溫存語來撫慰她，爲什麼一定要打消她的天真爛漫呢，可惜李姬當日不會問他，(完)

洪憲正在屏後龍榻上小息，聞言，仍不怒，起執姬之手，笑語之曰，來來，乃挽之同坐龍榻上，語之曰，以後須有記心，姬問說些什麼，洪憲笑曰，你自己想想看，姬謂我沒有記心，叫我怎樣想得出，洪憲接着連說不差，不差，你這樣的人，卻這樣粗心，實在還是你的天真爛漫，倒不是他人及不來的，我再來叮囑你，以後切不可再提起袁世凱三字，總要叫皇帝，才對呢，姬一笑點頭，按天眞爛漫四字，實在批評允當，不過洪憲既愛她的天真爛漫，幾番用溫存語來撫慰她，爲什麼一定要打消她的天真爛漫呢，可惜李姬當日不會問他，(完)

洪憲正在屏後龍榻上小息，聞言，仍不怒，起執姬之手，笑語之曰，來來，乃挽之同坐龍榻上，語之曰，以後須有記心，姬問說些什麼，洪憲笑曰，你自己想想看，姬謂我沒有記心，叫我怎樣想得出，洪憲接着連說不差，不差，你這樣的人，卻這樣粗心，實在還是你的天真爛漫，倒不是他人及不來的，我再來叮囑你，以後切不可再提起袁世凱三字，總要叫皇帝，才對呢，姬一笑點頭，按天眞爛漫四字，實在批評允當，不過洪憲既愛她的天真爛漫，幾番用溫存語來撫慰她，爲什麼一定要打消她的天真爛漫呢，可惜李姬當日不會問他，(完)

洪憲正在屏後龍榻上小息，聞言，仍不怒，起執姬之手，笑語之曰，來來，乃挽之同坐龍榻上，語之曰，以後須有記心，姬問說些什麼，洪憲笑曰，你自己想想看，姬謂我沒有記心，叫我怎樣想得出，洪憲接着連說不差，不差，你這樣的人，卻這樣粗心，實在還是你的天真爛漫，倒不是他人及不來的，我再來叮囑你，以後切不可再提起袁世凱三字，總要叫皇帝，才對呢，姬一笑點頭，按天眞爛漫四字，實在批評允當，不過洪憲既愛她的天真爛漫，幾番用溫存語來撫慰她，爲什麼一定要打消她的天真爛漫呢，可惜李姬當日不會問他，(完)

洪憲正在屏後龍榻上小息，聞言，仍不怒，起執姬之手，笑語之曰，來來，乃挽之同坐龍榻上，語之曰，以後須有記心，姬問說些什麼，洪憲笑曰，你自己想想看，姬謂我沒有記心，叫我怎樣想得出，洪憲接着連說不差，不差，你這樣的人，卻這樣粗心，實在還是你的天真爛漫，倒不是他人及不來的，我再來叮囑你，以後切不可再提起袁世凱三字，總要叫皇帝，才對呢，姬一笑點頭，按天眞爛漫四字，實在批評允當，不過洪憲既愛她的天真爛漫，幾番用溫存語來撫慰她，爲什麼一定要打消她的天真爛漫呢，可惜李姬當日不會問他，(完)

洪憲正在屏後龍榻上小息，聞言，仍不怒，起執姬之手，笑語之曰，來來，乃挽之同坐龍榻上，語之曰，以後須有記心，姬問說些什麼，洪憲笑曰，你自己想想看，姬謂我沒有記心，叫我怎樣想得出，洪憲接着連說不差，不差，你這樣的人，卻這樣粗心，實在還是你的天真爛漫，倒不是他人及不來的，我再來叮囑你，以後切不可再提起袁世凱三字，總要叫皇帝，才對呢，姬一笑點頭，按天眞爛漫四字，實在批評允當，不過洪憲既愛她的天真爛漫，幾番用溫存語來撫慰她，爲什麼一定要打消她的天真爛漫呢，可惜李姬當日不會問他，(完)

洪憲正在屏後龍榻上小息，聞言，仍不怒，起執姬之手，笑語之曰，來來，乃挽之同坐龍榻上，語之曰，以後須有記心，姬問說些什麼，洪憲笑曰，你自己想想看，姬謂我沒有記心，叫我怎樣想得出，洪憲接着連說不差，不差，你這樣的人，卻這樣粗心，實在還是你的天真爛漫，倒不是他人及不來的，我再來叮囑你，以後切不可再提起袁世凱三字，總要叫皇帝，才對呢，姬一笑點頭，按天眞爛漫四字，實在批評允當，不過洪憲既愛她的天真爛漫，幾番用溫存語來撫慰她，爲什麼一定要打消她的天真爛漫呢，可惜李姬當日不會問他，(完)

詩話

未晚樓詩話(十二)(續)

(岳陽李潤庭序)

吳江陸明恒君敬著蘇詩詩文詞各一卷年二十八歲卒其邑人沈次公(昌直)爲序遺稿其立身荷無玷文章乃餘事論學探源六經悉失墜數讀嘆爲大雅之音其詩雖可想矣猶錄數首亦次公所遺姑務復錄之問求其一二斷續零羽也

題樂國吟寄柳安如云廉纖一夜雨瘦柳萬梅花之子渺何處相思未有涯伴狂風正即痛哭長沙和屯田句徒慚下里巴

山居云日月無停留山花開復落落葉絕人蹤身世此爲託夜讀月在庭前雲霧深靜聽鶯啼意焉用微名託一吟招隱篇長歌動寥廓(未完)

專稿

丹羽山館雜碎(續)(漢史)

▲板橋集抄

古人以文章經世，吾輩所爲，風月花酒而已，遂光景，暮色，嗟因窮，傷老大，雖形去皮，搜精抉髓，不過一騷雅詞，何與於社稷生民之計，三百篇之旨哉，(後刻詩序)昔人謂陳後主隋煬帝作詩，自是當家本家，後亦謂杜牧之溫飛卿爲天子，亦足破國亡身，乃有幸而爲才子，不幸而有天位者，其遇不過，不在尋常眼孔中也，(南朝)何以謂之文章，謂其炳耀，皆成文也，而其規矩尺度，皆成章也，雖句句是題，直是一段說話，何以取勝，(題畫石)畫石亦然，有橫塊，有豎塊，有方塊，有圓塊，有欲斜側塊，何以入人之目，畢竟有辦法，以見層次，有空白以見平整，空白之外，又有細，然後大包小，小包大，構成大局，尤在用筆墨墨用水之妙，所謂一塊元氣，結而石成矣，作詩非難，命題爲難，題高則詩高，題矮則詩矮，不可不慎也，(范縣署中寄弟第五書)

院醫仁同口漢



號二一零一及零九一話電

漢竟成文具商店秋大贈品
免費電話
向本店購買自來水筆
西文名字
月本至起日一月九
購滿
一元半送百代影戲票一張
三元奉送百代影戲票二張
五元奉送百代影戲票三張
十元奉送百代影戲票四張
十五元奉送百代影戲票五張